

# 为中国文学奉献精神瑰宝

□廖 奔

“金戈壁文学丛书”(作家出版社出版)是向兵团成立60周年献礼的力作,也是兵团人向中国文学的献礼。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设立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探索,其意义对于新中国的价值、对中华民族的价值是深远的。在这个探索过程中形成的兵团文学以及兵团文学的巨大成果必将载入历史,这是兵团人非常骄傲的事。兵团文学走过的60年记载了兵团人的历史足迹,所有的艰辛和困苦、骄傲和光荣形成了兵团文学的成果。兵团曾产生过很多影响全国的文学作品,如小说《军队的女儿》,电影《生命的火花》,歌曲《草原之夜》《边疆处处赛江南》等等。现在看到的35卷丛书,是新时期以来第二代、第三代兵团人的作品。通过这些文学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兵团前

进发展的步伐,看到兵团人的喜怒哀乐、兵团人的精神追求、兵团人的理想和梦想,所以这是兵团人献给时代非常丰厚的礼物。

我谈大学时注意过表现新疆的古边塞诗,从中看到了新疆自然风貌的瑰丽,在这种自然风貌下必然产生瑰丽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在当代就体现在这35本和其他众多新疆文学作品之中,这种瑰丽的色彩以及其中博大、宽广、昂扬向上、积极进发奋斗的精神,渗入中国当代文学,在当代文学中成为支撑式、精髓式的力量,给中国文学注入一股强劲的新鲜血液。

第二代、第三代兵团文学工作者是扎根边疆来写作的,比岑参更接地气,根植于新疆的山川自然、风物民俗的文化土壤,从文学的覆盖面来说更博大、更深入。如果说以岑参等人为代表的边塞

诗是盛唐众大和弦乐章的最强音,兵团文学于中国文学也应该如是。

从作品中可以看到,许多作者就生活在兵团基层,白天屯垦戍边,晚上进行文学创作,因此其作品一定是最接地气的。兵团文学为中国文学奉献的这份精神瑰宝,其价值非同小可。

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这是文艺发展的根本问题,希望兵团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继续发扬成绩,克服困难,坚持正确的创作导向,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和三贴近原则,把人民群众作为表现主体和服务对象,为人民群众书写,为时代放歌,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更具有军垦特色的文学艺术作品,丰富我国的文学艺术园地,在新的创作实践中展示中国梦、兵团梦,展示兵团文化发展进步的时代风采。

## 文学的收获奠定了兵团文化的永恒

□忽培元

“金戈壁文学丛书”的出版不禁令人想到新疆维吾尔族文化的重要标志、不朽的音乐巨著《十二木卡姆》。《十二木卡姆》作为“旷野的艺术”是千百年来新疆维吾尔族人民渔猎、游牧和农耕生活及习俗的艺术概括和音乐再现。而皇皇35卷组成的内容相当丰富精彩的“金戈壁文学丛书”,则是老中青三代兵团优秀的诗人、作家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几代人扎根边疆、艰苦创业劳动生活生动的艺术记录。假若没有这样一套精美厚重的文学丛书,那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与文化就会大大失色,甚至很难被后人真切地了解并上升为文化记忆。“金戈壁文学丛书”以其强大的作者阵容与丰富多彩的内容和技巧形式,真实生动地记录了几代兵团人独特的生活经历和生活方式、群体命运和生命意识、道德观念和理想情愫及其不同时期的心理诉求。这是对新疆文化的重要贡献,是值得重写一笔,值得击掌喝彩的一件大事。

“金戈壁文学丛书”从内容来看,是佳品力作的荟萃;就出版形式而言,又是文学丛书中的精品样板。这套丛书经过各个方面的有力支持和密切配合,包括精心周密策划和上下左右的协同组织,达到了精选、精编、精印的高标准、高水平,可谓是从当下众多的文艺丛书之中脱颖而出、堪称楷模的一套丛书。

“金戈壁文学丛书”显示了作者的思想境界、人文情怀和创作实力。小说、散文和诗歌,三个主要文学门类呈现出的是一道气势磅礴的彩虹。

虽然新疆戈壁的风沙烈日使人们的外表像胡杨一样苍劲甚至苍老,但读着这些作品,兵团多彩的生活又使人的内心变得年轻而充满青春的活力。读着金戈壁丛书,你几乎看不出作者年龄上的差异。青春的生活力在几代人的笔端倾注。这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人共同拥有的写作情怀与姿态。

这套丛书充分体现了兵团人的文学实力与文学情怀。而这些仅仅只是众多作家与更多文学群众的一小部分。大自然的感召与亲近,使得人们的生活充满了诗意,对文学格外的热爱。这似乎折射出此地的人同内地的人心境很是不同。

在这套丛书中,兵团作家的作品就像新疆的大地与天空,洁净、平静、沉静。诗人和作家保持着一颗童心,保持着对文学的神圣感觉,保持着敬畏和热爱。无论写什么如何写,都很少杂念,不迎合市场,不计好低贱趣味,不忘记对人性尊严的提醒、呵护与捍卫,表现真善美的使命、维护人性的高贵。35卷随便翻开一本都是干净纯粹的文字。没有杂质,没有污染。令人感到一种巨大的健康向上的气场。

像鹰一样栖息与翱翔,像钻杆钻头一样在属于自己的大地上钻探,专心致志、义无反顾,这就是兵团作者共同的思想视角和写作姿态,同时也是这套丛书最明显的优势。

是思想敏锐、勇于承担、具有超前意识的创造者和开拓者。

秦安江也是一位在诗歌道路上跋涉多年、并有着坚实基础的实力派诗人。他在2003年写下的诗集《洪水》,进行了诗歌观念和方法技巧上的积极探索和转变。他有意识地增强写作难度,增加了语言的摩擦力,强调陌生感,一反传统的模式化的抒情和概念化的再现,使他诗更朝向诗的哲思和深意前行。他的诗中,出现了不少耐人寻味、使人惊喜的好句子:“水要站起来”、“奔跑的菜地”、犁是“朴素的铁与真理结合/让土地变得深邃”等等,但他又注意了不为概念写作,他的诗简练有味耐读,充满精巧的构思和新奇的角度,他找到了一条可以无限探索 and 创新的适合现代诗的超现实主义写作的方法和道路。

诗人们还不断地广泛吸取、追求、否定、创造,对自己的写作实践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体现了“每一首诗都是对前一首诗的超越,每一首诗都是创造的”充满活力的变革的理论,他们是值得尊敬的。

随着对诗歌写作认识的一次次加深,正如诗人笛笛所说,兵团诗人们都在寻找着“一次次转身的机会”,正因为这种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兵团的诗歌才能不断成长,成为西部诗歌的前沿和重镇。

### 三、多种风格的诗意呈现

确立诗人各自的创作风格,以多元化的成熟的写作姿态表现大气的西部精神、深厚的民族传统、善良的人性本质、纯美的自然风貌、细微的心灵涌动、强烈的生命意识,已成为诗人们最终追求的诗意内涵。

西部诗群在崛起、发展和成熟中,曾经吸收了边塞诗歌的英雄豪气和粗犷、悲壮之风格,但也有过外在形式大于内在气质、过分强调英雄主义和空洞的崇高性的偏差。而近些年的诗歌实践中,诗人们更转向于内在生命的表述,并将浓郁的西域特色融入了诗歌本身。这10部诗集都带有色彩鲜明的新疆元素,但又服从于对生活 and 心灵的理解。他们的多种风格、强烈的抒情色彩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以上简单地把读兵团10部诗集的印象梳理了一下,肯定有许多不准确之处。诗人们的诗不一定首首都是好诗,作者的水平也不一定都那么一致,但他们站立成为一个集合体,就完整地展示出西部边地上强有力的诗歌阵容。他们每个人都有着潜在的光芒。

2013年9月13日 星期五

## 边疆的馈赠

□雷 达

翻阅“金戈壁文学丛书”,我感觉沉甸甸的:一方面是这套丛书的分量本身就重;历时3年,从130部应征作品中遴选出35部作品,并由作家出版社郑重出版,几乎囊括了兵团文学多年来的代表作;还另有一种厚重,那就是来自这些作品内部所蕴涵的博大感人的精神。

在西域这块粗犷豪放的大地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受命于特殊的历史年代,根植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依托于特殊的组织形式,承担着国家赋予的“屯垦戍边”的重要使命。几代兵团人在新疆大漠周边、祖国边境沿线,像胡杨般坚韧,像柳树般热烈,顽强地扎下根来,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镐,白手起家,艰苦创业,为新疆的大发展、为祖国的安全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兵团文学便是西域屯垦文化的精神性展现,也是中国西部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呈现了某种特殊性:它是一种独特的农耕文化,又和草原游牧文化相交会,既是农民式的遵循着四季节气,但又是军事化的战斗集体,因而富有特殊的文化特色。诚然,新疆地处西北,相对于中原、京城、沿海等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地方,在文学上似乎没有优势可言;交通的不便,信息的不发达,对文学的发展似乎也是不利的。然而,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并不完全受这样的法则制约。当这套“金戈壁文学丛书”呈现在我的眼前时,我感觉到新疆兵团文学强劲的生命力。

纵观这套丛书中15位小说作家的作品,韩天航《韩天航中短篇选》、王伶《心如蝶舞》、刘永涛《天堂里的树》、张小蕊《掌心有痣》、郭晓力《兵团往事》、杨威立《牛背》、段海晓《小地方的人》、姜继先《夹面滩》、黄文生《穿红袄的女人》、刘亮《十八站》、张新荃《戈壁炊烟》、曾秀华《化蝶》、郭地红《远嫁》、李林《李林小说选》、谢家贵《那里的落日一定很美》,我感受到了兵团作家勤奋创作、人才辈出、善于发挥其优势的劲道。

首先,新疆生活为兵团作家们提供了一种还没有被全球化、城市化、高科技化所湮没的独特的写作资源。这种和都市生活完全迥异的荒芜荒凉的田野生活,以及在艰难物质生存中兵团人的

## 源自边陲的文化财富

□木 弓

“金戈壁文学丛书”分为小说、诗歌、散文三大类,全面深刻展现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紧跟时代前进步伐,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生活,讴歌时代、讴歌生活、讴歌人民的精神风貌,展示了兵团文学在积极表现国家繁荣、民族振兴、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现实生活中,不断探索创新,不断进步,不断出现优秀作品,不断出现优秀人才的的发展历程。兵团文学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大发展、大繁荣,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为“金戈壁文学丛书”的题词中提出:“繁荣兵团文学,打造文化兵团,奉献水草丰美的文学绿洲”。这些热情鼓励之言,也是“金戈壁文学丛书”编辑的思想宗旨和艺术追求。我们正是按照铁凝主席的指示精神,从兵团文学30年来大量的创作中,精选出35卷优秀作品,加以编辑出版,以精品力作奉献给时代、奉献给人民。作家出版社为能够参与这套丛书的出版感到非常荣幸。“金戈壁文学丛书”内容丰富,题材多样,主题鲜明,感情真挚,生活深厚,艺术精湛,深刻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祖国边疆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生活,讴歌人民创造自己美好生活的丰功伟绩。这些作品表现了强烈的爱国

## 长势喜人的兵团小说之林

□董立勃

“金戈壁文学丛书”的出版是兵团文学事业的一个可喜的收获,也是新疆多民族文学的一个重大成果。

正是因为有了兵团文学工作者的承担,我们才能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上。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兵团这块绿洲都是整个新疆汉语文学人才的重要生长地。

“金戈壁文学丛书”体现了兵团人历来对文化的重视和对文学的尊重的传统,盘点了进入新世纪以来兵团在文学工作上取得的成就,检阅了主要由新一代作家组成的强大的文学阵容,表现出一兵团作家良好的思想素质和较高的文学才能,更充分展示出了兵团文学发展繁荣的美好前景。

在汉语文学中,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新疆小说的天空有一大半被兵团作家支撑着,这个格局至今没有根本性变化。在这些作者中,只有两三位年纪大一点,其余都是“60后”和“70后”,青壮年作者已经成为创作的中坚力量。如果说文学人才难得,那么小说人才就更难得。写小说光有才能不够,还要有毅力、坚持住,别怕失败。既耐得住寂寞,又要勤奋,确立一个正确的创作方向。同时,我们还要有耐心,给他们时间和空间,给他们机会,给他们自信。能入选这套丛书的作者,文学才华不容置疑,他们已经用作品证明了自己的优秀。

作为兵团的作家,他们的写作并没有受到“兵团”这两个字的局限。题材的多样性、生活层面的丰富性,使得他们的作品具有了宝贵的文学价值,对于他们,一定要格外珍惜。他们理应被善待,因为兵团的千秋大业需要他们。

他们生长生活在兵团,对兵团的熟悉和了解让他们无可选择地成了兵团历史和现实的记录者,同时也成了兵团人情感的表达者和伟大精神的歌唱者,他们的作品就是用文字给兵团铸造的一座纪念碑。而他们作品中地域性和人物身份的特殊性,并没有影响到文学对人性复杂

坚强、隐忍与开朗,似乎成为兵团作家独具的特色财富。在内地省份作家困扰于工业化进程太快时,兵团作家则可以在旷天野地中漫步,可以在秋熟的农田里穿越,也可以在边界线和界河旁盘桓,多种迥异的富于色彩的场景变幻,都可以出现在兵团作家的题材中,生活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宽阔的舞台。

其次,新疆是个移民大省,从古至今移民不断,使得这片伟大的土地集纳了很多浩大的传奇,丰富的故事,厚重的素材。韩天航便是兵团小说家中的佼佼者,在影视领域也同样取得突出成就。他的小说《戈壁母亲》改编成电视剧后,引起了广大观众的强烈反响。《韩天航中短篇小说选》是作为小说家的韩天航对兵团生活的另一种解读,虽然切口小,但却深入、特别,像《回沪记》等就值得一读;郭晓力的《兵团往事》不仅作为小说在读者中引起热烈反响,且已制作成电视剧,近期内就要播出;姜继先的长篇《夹面滩》苍凉、严酷、悠远;杨威立的《博斯腾湖的鲜润》《牛背》等都是很耐读的短篇小说。

第三,在新疆各种文化形态的交融、互补、杂交中,新疆文学呈现出类似混血儿般健硕的发展态势。女作家王伶在女性意识的开拓上颇有建树;同时,丰富的南疆生活经验,也为这位女作家的写作提供了新鲜血液。年轻作者如刘永涛、张小蕊、刘亮等,则显现出先锋精神,他们大多熟读西方经典,关注世界文学的发展,在知识储备上并不弱于内地的作家,虽然在艺术的操控能力上仍显得稍欠火候。而张新荃、李林、谢家贵的作品,格局上虽稍小了些,但总有意蕴迭出。

纵观兵团小说创作,多年来取得了很大成绩,令人欣喜。当然也还存在一些不足,比如有的作者受困于个人的经验,对周围世界的剧变表现不力,因而其视野和现实感有待扩充;在写法上较多地局限于传统的写实主义,在文本的创新、探索和多样化上也略显不足。但我深信,兵团特殊的地理和历史、优秀的传统和火热的现实正在造就新型的兵团文化,正在呼唤新颖的兵团文学,在这块土地上一定能长出更多茁壮的文学之树。

## 源自边陲的文化财富

□木 弓

主义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呼唤社会和谐进步和人间真善美;追求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美好的情怀、美好的理想,反映了美丽动人的边疆地域文化和风土人情。这些作品在我们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促进民族团结、建设各民族大家庭、维护祖国统一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经济社会发展进步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智力支持。这些作品是从兵团作家的心灵中流淌出来的。他们从小在兵团长大,看着自己的父辈为国家奉献,感受着父辈的精神,他们的血脉和兵团的命运紧紧联在一起。因此这是兵团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辛勤劳动的结晶,也是兵团文学发展繁荣的宝贵精神文化财富,必将在今后的兵团文学发展繁荣历史进程中,发挥更加深刻的影响。

当前,世界格局还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与日俱增,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正在全面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正在向前推进。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伟大的时代。伟大时代需要伟大的文化和伟大的文学,我们相信兵团文学的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一定能够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身伟大时代,以更多更好的优秀作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的贡献。兵团和兵团文学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 长势喜人的兵团小说之林

□董立勃

化的呈现,反而使得每个人的作品有了一定的高度和深度。

如果说兵团绿洲上有一片小说之林,他们每个人就是其中的一棵树。树要高长大,需要阳光雨水,这套丛书就是阳光雨水,会给他们极大的鼓励,让他们获得了奔向理想的信心和勇气。这也是整套丛书应该得到肯定的另外一种价值。每一个作家都有一个爆发点,辉煌的那一刻随时都可能出现。只是有的人会早一点,有的人会晚一点。早晚不重要,好作品什么时候都是金子,都会闪闪发光。重要的是不能停下来,只要在写,就会有无限的可能性。

作家生活的环境,大不过一张邮票,但作家的作品却可以传遍世界、影响人类。写兵团,一样会产生伟大的作家和传世的经典。地域、题材和体裁,包括经历和学识,都不是致命的障碍,只要有才能,只要勤奋,只要别迷失方向,必会有大作为。谁敢说在这些小说作家中不会再现出一个像莫言那样讲故事的人,让我们骄傲和自豪。至少,通过这套丛书,我们看到了兵团作家的实力和努力。

已有的文学成果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仅仅就是为了宣传兵团,让更多的人了解兵团,也应该让兵团作家这个群体在全国有更高的知名度,形成更大的影响力。

在这方面,我们还可以想更多的办法,做更多的工作。比如,这样的丛书还可以继续分批重点推出。建议学习一下甘肃和青海,他们搞了一个甘肃“八骏”宁夏“三棵树”。兵团是不是也可以搞。比如说天山七剑、戈壁四杰、绿洲五雄等,用这种方式重点选拔,着力培养,扶持新人,推出力作,扩大影响。是不是还可以搞个全国性的奖励计划。

兵团小说已经成林,并且长势喜人。衷心祝愿老作家宝刀不老,再添新作,青年作家更快成长,早日成为参天大树,再创兵团文学的辉煌,撑起我们共同的新疆多民族文学的大厦。同时带给中国文学更多的惊喜。

## 立于寥廓天地之间的美好文字

□文 羽

在天地之间巍然屹立的人靠劳动、靠创造延续着所有的传奇,张燕生在散文集《落地风》里以如诗的诗笔告诉我们,生命中最难忘的激动总是来自行动与坚毅,同时昭示我们,兵团人自有兵团人的乐趣,劳动者不变的是劳动者内心的成色,即使经常与落地风遭遇,他们也毫不惧怕。

同样,对文学的热爱与执著,为多数兵团作家换来了命运的微笑,迎来了精神王国的永久微笑。王永健和别人一样,从小到大有过各种各样的梦想,但最大的梦想还是当个作家,他为我们呈现了追寻文学之梦的历程,这番对文学梦的分享,让我们一窥他内心世界的丰富。而对女性作家来说,她们精神世界中的丰富大概永远离不开情感、爱人、家庭、家乡。魏红花的散文里,兵团人的温柔、细腻是与热爱家乡、至爱亲情、珍视友谊等美好情愫联系在一起的,她决意把自己生命中经见的一切传达给我们,她坚信人生有多少美好的遇见就有多少动人的故事,我想祝福她的遇见,同时祝福所有兵团作家在精神创造领域的辛勤劳作——劳作着,是幸福的。

## 西部高原的雄浑交响

□李小雨

35卷本“金戈壁文学丛书”大气魄、大手笔,其中10部为诗集。这10部诗集既有共性又各具特色,在当今多元化的开放的中国诗坛中,这是一次兵团诗歌创作阵容和创作风貌的全面展示,体现了兵团诗歌创作的整体实力。兵团诗歌与中国整体诗歌同步,它们已成为中国新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力量。

在一篇文章中对这10部诗集进行系统的归类和分析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也可以找出大致的共同特征,下面仅就这10部诗集的读后印象做一个初步的梳理。

### 一、融入生命的泥土本色和生活气息

兵团诗人的诗,在喧闹嘈杂的时代面前显得沉稳、朴实、厚重,喜怒哀乐都植根于深深的泥土之中。他们关注脚下的土地,荒原和麦田,他们记录下军垦农场的真实生活,唤醒人们对兵团史诗般生活的敬意和巨大的信任。这些理想主义的青春激情,无论是欢乐还是悲悯,都已成为他们的精神烙印和一个时代的见证。那些震撼心灵的片段,那种匍匐于泥土之中的开拓,已成为一个民族历史节点上永远的姿势,这是中国西部历史进程中里程碑式的纪念。也正因为诗人们不回避那么多的苍茫、风沙、贫穷与意志的坚定、顽强、英勇,才产生了苦难和悲壮,才产生了深刻的思想,有分量的诗歌,使诗句不仅仅流于陈叙表面事实。

无论是希望还是绝望,也无论中国今天的大环境如万花筒般更换,他们仍坚定地守护着那些记忆,那是忠诚的生活态度。兵团的历史不仅是大气高亢的,也是充满温情的,诗人们只是兵团的普通员工,他们诗中留下的记忆和个人经验,看似平淡琐碎,但却流淌着血液和温度,它们承载着人们神圣的理想、意义和精神。

写作是精神的远游,无论是脚下的土地还是心中的远方,诗歌永远奔走在土地与心灵之间。这些诗歌表明,兵团的诗人作为大地上有力

## “金戈壁文学丛书”评论